

社会与人译丛

*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

精神分析与宗教

〔美〕 埃利希·弗洛姆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精神分析与宗教

[美] 埃利希·弗洛姆 著
贾辉军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神分析与宗教 / (美) 弗洛姆 (From, E) 著; 贾辉军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

(社会与人译丛)

ISBN 7-5001-0335-2

I. 精… I. ①弗…②贾… III. 精神分析-关系-宗教 IV. B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2305 号

责任编辑: 惠 丰

责任校对: 燕桂珍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 1008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怀柔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2.875 印张 字数 60 (千)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发行处 电话: 6168195

ISBN 7-5001-0335-2/G · 69

定价: 4.50 元

出版说明

埃利希·弗洛姆 (Erich Fromm), 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1900 年出生于德国, 1922 年获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最初信奉弗洛伊德学说, 但在将精神分析原则适用于社会和文化问题时, 对弗洛伊德忽略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人类心智的影响产生不满。1934 年, 弗洛姆离开纳粹德国, 定居美国, 相继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本宁顿学院、纽约大学等处, 著书讲学, 声望日隆, 1980 年逝世。

作为精神分析学家, 弗洛姆始终深切关注人的精神的健康发展, 以及社会为促成这一发展而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他对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市场取向引发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卓然自成一家。弗洛姆一生著述颇丰, 他的《逃避自由》和《爱的艺术》二书, 在我国已有译介, 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反响。经原出版社授权, 我们现将《精神分析与宗教》一书翻译出版, 列为“社会与人译丛”之一种, 以为借鉴之用。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4 年 12 月

前 言

本书可被看作是《自我的人》一书中所表达思想的继续。该书对伦理心理学进行了探讨。伦理学与宗教密切相关，因此有一些重叠之处。但在本书中，我关心的主要是宗教问题，而《自我的人》一书的重点则完全放在伦理学上。

本书各章节陈述的观点，绝不代表“精神分析”。有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笃信宗教，还有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则认为热衷宗教是情感冲突未获解决的征兆。本书的立场与二者不同，最多只能说代表了第三类精神分析学家的思想。

谨此对我的夫人表示谢意，她不仅提出了许多建议，一一体现在各章中，而且，她的敏锐而深刻的思想也使我受益匪浅，对我的思想、及至我的宗教观的形成，都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埃利希·弗洛姆

再版前言

在为了一本16年前的旧作撰写新序时，作者心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是否要纠正文本中他现在认为是错误的一些基本观点。因为在这些年中，我的思想总是在变化，或如我希望的，在发展，所以在重读本书时，我已准备碰到一些必须修改的文字。然而，意想不到，并没有什么基本观点需要修正，因此，也就不反对将旧作付梓重印了。

作者自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是否要扩充多年前的著作。答案绝对是肯定的。在书中我强调了区分宗教观念和它所表达的人的经验的经验的重要。但我没有更进一步去描述所谓的“宗教经验”是什么，不管有怎样的宗教观念。如果我现在撰写此书，我会扩充“一些类型的宗教经验”一章。尽管在前言中不能详细论述，但我们要指出一个观点：对于一个有宗教意识的人，无论他是否“信徒”，生活就是一个疑问；降生人世这一事实本身就提出了人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因此，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答案；他不仅要在思想上，而且要以他的整个存在，以他的生活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对此人而言，生活非不是某种“被给予的”状态，除去吃喝、生存、寻欢作乐、本着个人的道德规范参与时事之外不需要其他意义。他感觉到困惑生命的存在的两分：自由——然而先定；分离——然而统一；富有知识——然而极端无知。他因其疏离感而痛苦。他的行动——旨在为这些矛盾找到最好的答案，但同时却明白根本就没有答案；但

不进行这种尝试，生活就丧失了目标。事实上，这正是享乐主义者和循规蹈矩者与“有宗教意识者”之间的差异。

限于篇幅，我只有抗拒诱惑，不去更深入阐明宗教经验性质，即便这没有什么不对。我只想提及一种现象，它似乎使这一问题更切合时事。这种现象就是发生在罗马天主教会和新教中的人本主义的复兴。这一运动的倡导者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1]，该运动不仅导致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对话，还促进了持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人文主义者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并不是以参加者各自放弃有神论或无神论的观念为先决条件。但它意味着对话的参加者必须承认，在人有意识地思考的事物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范畴——即人们感觉的范畴。这种内心的经验是难以言表的，但分享这种经验的人知道，他们的共同之处要多于因观念不同而造成的隔阂。

德日进^[2]、汉斯·金^[3]和卡尔·拉纳^[4]只是这一发展中的人本主义的一些代表。同样的发展在新教中甚至以更激进的方式出现。我提及的这种立场近年来以“无上帝的基督教”的概念而著称。迪·朋霍费尔^[5]、卡尔·布尔特曼^[6]，以及较为温和的保罗·蒂里希^[7]是新教激进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

也许只有阿伯·皮尔的话最能表达这种人本主义的精神：“重要的不是信仰者和不信仰者的差别，而是关怀者与不关怀者的差别。”

埃利希·弗洛姆

1967年3月于墨西哥城

注释：

1.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1881—1963) 在 1958-1963 年任职期间不仅倡导基督教派之间的和解, 重建统一的基督教会, 还积极促进各大宗教之间和东西方二大阵营之间的对话。——译注
2. 德日进 (1881—1955), 法国天主教神学家。——译注
3. 金 (1928—), 瑞士天主教神学家。——译注
4. 拉纳 (1904—1984), 德国天主教神学家。——译注
5. 朋霍费尔 (1906—1945), 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译注
6. 布尔特曼 (1884—1976), 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译注
7. 蒂里希 (1886—1965), 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译注

目 录

前言	vii
再版前言	viii
一、问题的由来.....	1
二、弗洛伊德和荣格.....	7
三、对一些类型宗教经验的分析	16
四、作为“灵魂医师”的精神分析学家	44
五、精神分析是否对宗教构成威胁	67

问题的由来

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于实现他所珍惜的目标。科学发现与技术进步使我们得以想见，很快就会有那么一天，人人不虞温饱，人类也将会组成一个统一的共同体，不再彼此隔绝。人类花费了几千年的时间，方才逐渐开启心智，日益有能力去组织社会，并目标明确地运用其精力。人类创造了一个新世界，有它自己的法则和命运。望着他的造物，人类可以说，不错，它是好的。

但反观自身，他又能说些什么呢？他是否更加接近于人类的另一个梦想，即人的尽善尽美？以及彼此相爱、公正诚实，最终实现他的本真，即上帝的形象？

问题的提出令人尴尬，因为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创造了美好的事物，但我们未能改造自身，也就辜负了这一番艰苦努力。我们的生活谈不上博爱，幸福和满足，只见精神上的混乱和迷茫，近乎一种颠狂状态——并非中世纪存在的歇斯底里式的颠狂，而是与精神分裂类似的那种颠狂，人们失去了与内心现实的联系，思想与情感相分离。

我们只需想一想每日清晨或晚阅读到的一些新闻：纽约发生水荒，教会建议祈雨，与此同时，气象学家建议使用化学方

法人工降雨。一年来飞碟消息屡见报端，有人说纯属子虚，也有人说是真实的，是我们或外国的新式武器，还有人郑重宣布，它们乃是其他星球居民发射的飞行器。我们被告知，美国从未像在二十世纪中叶这样前景辉煌，而在报纸的同一版，人们又在讨论战争的可能性，科学家纷纷争论，原子武器是否会导致全球的毁灭。

人们前往教堂聆听布道，沉浸在关于爱和仁慈的说教中，但正是同样的人毫无愧疚地推销消费者不能承受的商品，否则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是傻瓜或更坏。儿童在主日学校中得知诚实、正直和关心灵魂是生活的正道，而“生活”教育我们遵循这些原则只能使我们成为不识时务的梦想家。我们因印刷品、广播和电视而拥有非凡的通讯手段，但我们却终日沉浸在种种空言和废话之中，儿童即使没有直接受害，智力也会受到影响。许多人欢呼我们的生活方式带给我们幸福。但当代人有多少是幸福的？回想《生活》杂志登过的一张抓拍照片倒是很有意思，一群人在街头拐角等待绿灯通行。这张照片引人注目和令人震惊之处在于，这些看来不知所措、战战惶惶的人们并不是目睹了一场可怕的事故，根据文字说明，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去上班的普通市民。

我们坚信我们是幸福的；我们告诉孩子，我们的进步是史无前例的，一切愿望都能实现，一切目标都能达到。表象支撑着这一信念，它被无休止地灌输到我们的头脑中。

但是我们的孩子还会听见指引他们前行和生活的声音吗？他们像所有人一样，隐约感到生活一定是有意义的——但意义何在？他们会在每一次转折时面临的矛盾、模棱两可的言语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中发现生活的意义吗？他们希冀幸福、真理、正

义、爱和献身的目标，我们能满足他们的渴望吗？

我们像他们一样无助。我们不知道答案，因为我们甚至已忘记提出问题。我们自命我们的生活基础坚实，却无视如终在纠缠我们的不安、焦虑和混乱。

一些人认为回归宗教是一种答案，但这不是信仰支配的行动，只是要逃避无法忍受的困惑；此举不是出于虔诚，而是为了寻找安全感。研究现实的学者，只要重视人的灵魂，而不是教会本身，就会发现这种举措是神经失常的另一种症状。

企图从皈依传统宗教寻求解脱的人是受到宗教狂经常鼓吹的一种观点的影响，即我们只能在宗教和一种生活之间作出选择，这种生活只重视满足本能的需要和物质的舒适；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相信灵魂及其要求。教士和神职人员似乎是关注灵魂的唯一职业群体，是爱、真理和正义理想的唯一代言人。

回顾历史却非总是如此。虽然在埃及等一些文化中，祭司是“灵魂的医师”，但在希腊等另一些文化中，这一功能至少部分是由哲学家行使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不自命传布天启，而是凭借理性的权威，以及对人类幸福和颖悟的关注。他们认为人是其自身的目的，视人为研究的主体。他们的哲学和伦理学的论文同时也是心理学的著述。这一传统在文艺复兴中得以沿续，题为《心理学》的第一本书^[1]的副书名为“人之尽善尽美”即是佐证。在启蒙运动中这一传统达到了颠峰。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同时也重视人的灵魂，他们出于对理性的推崇，主张人不仅不应受到政治的桎梏，还要摆脱迷信和无知。他们教育世人抛弃需要靠虚妄维系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心理研究起源于寻觅人类幸福先决条件的努力。他们指出，只有内心的

自由才能导致幸福，才能具有健康的灵魂。但在后来的几代人中，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发生剧变。由于陶醉于新的物质繁荣和驾驭自然的成功，人们不再认为自身是生活和理论探索的重心。作为发现真理和现象的本质的理性被摒弃，智力活动纯粹成为处事驭人的工具。人们已不再相信理性有力量为人的行为建立有效的规范和理念。

知识和情感氛围的这种变化对心理学发展成一门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尚有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个别人特立独行，心理学作为关注人的德行和幸福的灵魂研究，所依附的传统已不复存在。以自然科学和计量实验为摹本的学院心理学，研究除灵魂之外的所有东西。它试图认识可以在实验室中验证的人的种种问题，所以声称良心、价值判断、善恶观等都是形而上的概念，不在心理学的范畴之内；它常常注重一些不甚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们适合已有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发明新的方法，去研究有关人的重大问题。心理学因此成为忽略其主要对象，也即灵魂的科学；它注重机制、反应模式、本能，却忽视最特殊的人类现象：爱、理性、良心、价值观。因为“灵魂”(soul)一词具有引申意义，包括人的这些更高级的能力，我在此处及全书各章中更多地使用它，而不使用“心理”(psyche)或“精神”(mind)。

后来，弗洛伊德出现了，他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最后一位伟大代表，也是指出其局限性的第一人。他敢于打断单纯崇尚智力的颂歌。他表明理性是人最有价值和最具特征的能力，但有可能因情感而受到扭曲，只有认识人的情感才能解放理性，正确地发挥其功能。他阐明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和弱点，使“真实将导致自由”成为一种新疗法的指导原则。

最初弗洛伊德认为他只是关心某些类型的疾病及其治疗。

但他渐渐明白他已远远超越了医学范围，他恢复了一种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心理学因研究人的灵魂而成为生活艺术和获取幸福的理论基础。

弗洛伊德的方法——精神分析法，使细微入微地研究人的灵魂成为可能。精神分析医师的“实验室”没有设备。他不能计量他的发现，但可以通过梦境、幻觉和联想洞察患者隐蔽的欲望和焦虑。在他的“实验室”中，依赖观察、推理和个人的经验，他发现脱离道德问题就不足以认识精神疾病，病人的病因是忽视了灵魂的需要。分析医师不是神学家或哲人，并不要求在这些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作为灵魂医师，他关注的问题与哲学和神学相同：人的灵魂及其治疗。

假如这样定义精神分析学家的作用，我们就发现，现在有两种职业关注人的灵魂：教士和精神分析学家。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后者是否想占据前者的领地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纷争？或者他们会因目标一致而友好相处，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互相补充和渗透？

精神分析学家和教会的代表都曾表达过前一种观点。弗洛伊德的《一种虚妄的未来》^[2]和希恩的《灵魂的平和》^[3]就是各执一端。荣格^[4]和利布曼拉比^[5]的文章则是协调精神分析和宗教的明显尝试。相当数量的神职人员研究精神分析这一事实表明了精神分析和宗教融合的信念在宗教事务中渗透的程度。

我在本书中重新讨论宗教和精神分析问题，是因为我想表明在各执一端或利益认同之间选择其一荒谬的；全面而冷静的讨论显示，宗教和精神分析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可能硬性归入其中任何一个简单而现成的范畴之中。

在本书中我想表明，即便我们不接受宗教教义，也不等于

放弃了对灵魂的关注。精神分析学家能够研究宗教和非宗教的符号系统传达出的人类现实。他发现症结不在于人是否皈依宗教和相信上帝，而在于他能否行爱和求真。如能如此，人们使用何种符号系统倒在其次了。但如果人们做不到这一点，这些符号系统就毫无用处。

注释：

1. 鲁道夫·戈克盖尔，1590年出版。
2. 利弗赖出版社，1949年出版。
3. 希恩（Monsignor Sheen）在《灵魂的平和》（惠特赛出版社，1949年出版）中的一段话，表明了人们有时会以一种不恰当的方法来处理论题。他写道：“弗洛伊德的下述文字将无理的偏见强加于一种理论：‘摘下假面具：它（精神分析）导致否定上帝和道德规范。’”（弗洛伊德，《一种虚妄的未来》）希恩营造了一种假象，似乎被引用的文字表达了弗洛伊德本人的意见。可是查阅原著，就会发现引文是由下列文字引出的：“如果我现在提出这种令人不快的意见，人们只会急于将对于我个人的埋怨转向精神分析。人们会说，瞧瞧精神分析把我们引向何处。（着重号为著者所加）摘下假面；它导致否定上帝和道德规范，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为了使我们远离这一发现，人们让我们相信精神分析没有，也不会有，哲学基础。”很显然，弗洛伊德在此说的并非他的观点，而是指别人会如何攻击精神分析。曲解之处在于指责弗洛伊德不仅要否定上帝，还要否定道德规范。希恩当然有权认为否定上帝导致否定道德规范。但不能就认为这是弗洛伊德本人的意见。如果希恩正确地引用原文，即保留“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或注明节略，就不会随便误导读者了。
4. 见《心理学和宗教》，耶鲁大学出版社，1938年出版。
5. 见《精神的宁静》，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46年出版。

二

弗洛伊德和荣格

《一种虚妄的未来》是弗洛伊德最出色，但也是最深奥的著作，他在书中讨论了宗教和精神分析的问题。荣格则是第一个认识到神话和宗教思想都表达了某些深层的领悟的精神分析学家，他在1937年的特里讲座中讨论了同样的主题，并以《心理学与宗教》为题出版。

现在我对二位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简单概括是出于三方面的目的：

1. 指明对问题的讨论目前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并确定我的出发点。

2. 讨论弗洛伊德和荣格使用的基本概念，为以后的章节奠定基础。

3. 纠正一种流行的观念，即弗洛伊德是“反对”宗教而荣格是“赞成”宗教的，以使我们看到在这一复杂的领域中，过分简单的概括实为一种谬误；此外还要讨论“宗教”和“精神分析”含义中的含混之处。

在《一种虚妄的未来》中，弗洛伊德就宗教表达了怎样的立场呢？

弗洛伊德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面对外在的自然力和内在

的本能驱力时的无助。宗教兴起于人类发展的早期，那时人尚不能运用理性去应对外在和内在的各种力量，只能借助其它情感的力量去抑制或应付它们。所以他们是“反情感”(Counter-affects)，用其它的情感力，而不是用理性对抗这些力量，其功能去压抑和控制那些他们不能理性地应付的事物。

在这一过程中，人发展了弗洛伊德所指的“虚妄”，它的内涵得自个人孩提时的经验。在面对危险的、无力控制和难以理解的内在或外在力量时，他似乎回忆起幼时的经验，并回归其中，于是他感觉到父亲的智慧和强壮。只要他服从父亲的意志，避免触犯父亲的禁忌，就可以得到父亲的爱和庇护。

因此，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宗教就是幼时经验的再现。人依赖宗教以抗拒威胁，就像儿童通过对父亲的依赖和敬畏以排遣自己的不安全感一样。弗洛伊德将宗教与在儿童中见到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作了比照。他认为宗教就是集体的神经官能症，其产生环境与儿童神经官能症产生的环境类似。

弗洛伊德对宗教的心理根源的分析试图揭示人们形成上帝观念的原因。但它并不局限于追溯这些心理根源。它还声称只要揭穿有神论观念只是建立在人的一厢情愿上的虚妄，就可以说明它是不真实的。^[1]

弗洛伊德不仅要证明宗教是一种虚妄。他指出宗教是有害的，因为纵观历史，它总是与人的一些恶劣习俗结合在一起，给这些恶劣习俗披上圣洁的外衣；而且，劝人信奉虚妄并禁止批评性思考的宗教导致了智慧的衰竭。^[2]这一指责，像前一种指责一样，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用以抨击教会的。但在弗洛伊德的参照系中，这一指责甚至比在十八世纪更有力。弗洛伊德在他的分析中表明，在某种程度上禁止批评性思考会导致人们在